

# 树荫的温柔

亘古人类激情之源

[法] 阿兰·科尔班 著 苜蓿译

61

新知  
文库

La douceur de  
l'ombre

L'arbre, source d'émotions,  
de l'Antiquité à nos jours

# 树荫的温柔

亘古人类激情之源

[法] 阿兰·科尔班 著 苜蓿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树荫的温柔：亘古人类激情之源 / (法) 科尔班著；苜蓿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4  
(新知文库)  
ISBN 978-7-108-05537-8

I. ①树… II. ①科… ②苜… III. ①文化史—西方国家  
IV. ① 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1113 号

责任编辑 刘蓉林

装帧设计 陆智昌 朴实 张红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http://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9.5

字 数 242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 引言

“他会看树……”<sup>1</sup> 贝矶 (Péguy) 这样描写维克多·雨果 (Victor Hugo)，意指在去除了他觉得过于华丽的罗曼蒂克之后，这位伟大的民族诗人首先是位异教徒。这正是本书的主旨：追寻自古希腊罗马时期以来所有会“看树”的那些人。贺拉斯 (Horace) 和维吉尔 (Virgile)，同时还有阿里奥斯托 (Arioste)、龙萨 (Ronsard)、于尔费 (d'Urfé) 和拉封丹 (La Fontaine)，他们都会看树。然后是卢梭 (Rousseau)、歌德 (Goethe)、诺瓦利斯 (Novalis)，在法国，夏多布里昂 (Chateaubriand)、塞南古 (Senancour)\*、莫里斯·德盖兰 (Maurice de Guérin)，随后有维尔哈伦

---

1. Charles Péguy, «Victor-Marie, comte Hugo», «*Solvuntur objecta*», in *Œuvres en prose, 1909-1914*, Paris, Gallimard, coll.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61, p.746.

\* 加星号的人名在书后重要人物译名表中有简短介绍。

(Verhaeren)、普鲁斯特 (Proust)、弗朗西斯·蓬热 (Francis Ponge) 和伊夫·伯纳富瓦 (Yves Bonnefoy)。当然，这里只列举了作家，我们还会在这次漫步中遇到画家。

他们为树的存在而震惊，被这个天与地之间的过渡者的时间把戏攫住。他们懂得了欣赏，但同时也对这植物界王者心怀恐惧。他们几乎都懂得守候和倾听树的话语。有些人希望好好利用这些信息，使树成为自己的良师益友，甚而与它交谈。其他少数人，尝试与植物结合，对它表明自己的爱。

这类感觉和激情曾引发各种行为。躺在树荫下，在那里放松、静思，待在植物中，藏躲在里面，攀爬植物，这些同样构成了回应深层冲动的行为。

历史不是由对树感受到的愉快、顺从和激情的各种姿势构成的。但是，很多说出他们激情的人也同时指出他们曾拥抱大树，曾不吝对树的亲吻。近代，有些人尝试把自己的身体嵌入树身，希望植物令他们的痕迹长存。极端情况下，垂死者希望他们的 DNA 转移到坟场种植的树中。

本书邀请我们做一次长长的漫步，不是与森林相遇，因为森林隐去了树木，而更重要的是与田间树、篱笆树、孤独的野生树以及人工种植的树相遇。若干世纪以来，这些树都引发了强烈的激情，而对后者多样性的分析需要以量为基础。这一历史不应该与很多其他内容混为一谈，比如今天已非常完善的植物的历史、森林开发的历史、瞄准树的集体表现的民间历史，以及首先具有政治象征价值和哲学意义的历史。

这里只涉及个人激情的历史。众多世纪以来，这些人拥有话语权，能够表达激情，尤其是对于树的出现及存在所引发的惊愕。

实际上，在一切分析之前，树已令人惊愕，尤其是当这份激情源于某个场景。这一冲击自古代就已反复出现，就如泰奥弗拉斯特

(Théophraste) \* 和普林尼 \* 的文字所印证的那样。<sup>1</sup> 他们的文字开启了若干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中不断出现的场景：人们在林中大快朵颐——一个特别令人惊愕的树的场景，有古老的橡树、栗树或者加利福尼亚的巨杉。到了中世纪后半期，令人惊叹的事物集中到旅行者和商人描写的大陆边缘的树。

现代之初，与热带树木的冲突则刷新和加剧了这种惊愕并令其蒙上快乐的氛围。凝视未遭砍伐的树、被当作有机建筑的树，会产生某种陶醉。<sup>2</sup> 出乎意料的植物、无法被归纳的新经验、人类面对不熟悉的奇异树种所产生的不友好，都会激起矛盾的感情。实际上，这种不友好的感受中还混杂了生命能量的神化及其最终的胜利。举个例子，在达尔文（Darwin）的著作里可以看到，他面对巴伊亚地区的树木就是这种情形。亚历山大·德·洪堡（Alexandre de Humboldt）则保证这就是他在柏林植物园的一个古塔里看到巨大的龙面树时所产生的惊愕，来自“对植物王国巨大形状的直视”，一下子在他身上引起无法预料的震惊，从此注定了他作为探索学者的使命。<sup>3</sup>

三种类型的目光投注到树身上，在它制造的惊奇感中却常常被混为一谈。被树木的出现震慑的人可以将之视为一场纯粹的演出，或者可以试图一瞬间在其生命原则中捕捉、想象事物的内在本质以及激发生命的力量，进而清晰显现出所有人的共同经验：树木构成难解之

---

1 Théophraste, *Recherches sur les plantes*, livre III et IV,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coll. «Guillaume Budé», 2003, p. 72-73, et Pline l'Ancien, *Histoire naturell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coll. «Guillaume Budé», 2003, livre XII, p. 22, et livre XVI, p. 83 et 84. 为了方便查阅所举篇章，我们标注的是法国大学丛书中的页码，而不是原作中的段落和诗节。

2 上述内容，参见：Barbara Maria Stafford, *Voyage into Substance. Art, Science, Nature, and the Illustrated Travel Account, 1760-1840*, Cambridge Mass./Londres, MIT Press, 1984。

3 Charles Darwin, *Voyage d'un naturaliste autour du mond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3, p. 31 et 27. trad. de *Journal of the Voyages of the Adventure and Beagle* et Alexandre de Humboldt, *Cosmos. Essai d'une description physique du monde*, Utz, 2000, t. I, p. 346-347.

谜，从而促使人类思考。<sup>1</sup>

更经常地，树木首先因其巨大的体量而令人惊愕，并且暗示着庄严——这是自以西结（Ézéchiél）或者维吉尔的古代以来不断重现的情感。有时，过度庄严令人担忧。如此，罗歇·卡约瓦（Roger Caillois）这样说：“它的壮丽因太过轻易而可疑。”<sup>2</sup> 还有其他构成惊愕的感情：它极其自如的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优美。牧师威廉·吉尔平（William Gilpin）\* 赞美桤木的轻盈，树叶随风而动，它的平衡、它以不同方式运动的能力，一言以蔽之，它的简单。其本质就是：树木之所以令人惊愕是因为其散发出力量和能量。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其教益：它独一无二的出场就是促使人类更加直立。威廉·吉尔平还说过：“没有比树木的枝干、枝条更能给人强力生命的幸福感了。”<sup>3</sup>

从这个视角来看，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对树木的激情，保罗·加代纳（Paul Gadenne）写道：“朝天喷涌，就像呐喊，就像箭矢，就像……一股恰当的力量，某种努力的完美达成。”<sup>4</sup> 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写道，在树引致的心醉神迷之中，能令人“从内心体验植物的飞跃”，“在整个宇宙中感受树木自身的力量”。<sup>5</sup> 这种成长的魅力可以归纳为对元气的确信，也就是对欲望的确信。这样一种

---

1 关于上述区别，参见：Dominique Château, «Les deux modèles de l'arbre en peinture», in Jean-Mottet (dir.), *L'Arbre dans le paysage*, Seyssel, Champ Vallon, coll. «Pays-Paysages», 2002, p. 16 sq.

2 Roger Caillois, *Les Arbres de Lapa. Les impostures de la poésie*, Paris, Gallimard, 1943.

3 William Gilpin, *Le Paysage de la forêt*, Saint-Maurice, Premières pierres, 2010, p. 27, traduction par Joël Cornuault de *Remarks on Forest Scenery and other Woodland Views, relative chiefly to Picturesque Beauty*, Londres, 1791 (1781 撰写), p. 50.

4 Paul Gadenne, *Siloe*, Paris, Le Seuil, 1974, p. 467-468 et 469.

5 Gaston Bachelard, *L'Air et les songes. Essai sur l'imagination du mouvement*, Paris, José Corti, 1943, Le Livre de poche, 2007, chap. X : «L'arbre aérien», p. 287.

感情成为米什莱 (Michelet) 作品的母题 (topos): 在他看来, 树木首先是冲动、欲望、朝向更高处的渴望。同样, 凝视树木揭示了这样的情感: 树是笔直的运动, 树是直立的火焰。

在因树木产生的感受中, 加入了面对它时的神秘感, 并因它成长的谜一般的沉默而更加突出。这揭示了平和的情感。默默无闻、寂寂而生, 刺激着宇宙的幻想。“杉树年轻的枝条,” 塞南古写道, “就在我身旁, 笔直而固定, 它向空中伸展, 好像既无生命也不移动; 但是它生存下来了, 如果它了解自己, 它的秘密和生命就在自己身上; 它甚至在寒冷的雪地里生长, 在夏日的骄阳下生长; 它和地球一起转动, 它静止地转动, 和整个世界一起静止地转动。”<sup>1</sup>“它们似乎什么也不等待, 和人类相反,” 亨利·戴维·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 在谈到树时这样写道, “似乎现在就是元气在嫩芽里凝聚的黄金时刻。”<sup>2</sup> 这些文字中充斥着存在于静寂和默默无闻中的缓慢。

这可能引起恐惧。这正是伊夫·伯纳富瓦在描写树木密集的纤维质时所强调的, 他揭示了一种混合了冷酷心灵的傲慢。<sup>3</sup> 后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些意外的启迪, 这正是 20 世纪中期巴塔耶 (Bataille) 和萨特 (Sartre), 在存在的夜晚, 因为与不可思议的陌生者相遇而产生的、因凝视树木而获得的情感。

但后者引起的真正惊愕事关其他, 是能证明有机体的耐久性、树木顽强的存在和它战胜时间的一切。面对混杂的植物遗迹, 产生了一种令人惊叹的特别方式: 凹陷的树木、奇形怪状的垂死树木、只剩下匍匐的树桩或根的植物体, 几乎没有叶子, 遍体窟窿, 不管怎样仍旧

---

1 Étienne Pivert de Senancour, *Oberman*, Paris, G. F. Flammarion, 2003, p. 245.

2 Henry David Thoreau, «Histoire naturelle du Massachusetts», 1842, in *Essai*, Michel Granger, Paris, Le Mot et le Reste, 2007, p. 55.

3 Yves Bonnefoy, «Aux arbres», *Du mouvement et de l'immortalité de Douve*, Paris, Gallimard, 1953.

继续生存。威廉·吉尔平由衷赞叹那些突起的树根，被蛀蚀的、孱弱的、濒死的树之美，被削去尖儿的树梢，赞美那些“也许已死去的、枝干下沉以及枝条枯萎的”塌陷的老树。<sup>1</sup>

在结束本引言之前，我们回想一下，树木经常如同有生命栖居的世界，如同夏多布里昂所说的“空中的城堡”。突然间，旁观者感觉树木是众多造物的庇护，促成了一场发声的、和谐的演出开始；谁不曾欣赏过动物的音乐会？动物们栖居在树下或者在它周围旋转。人们发现最愉悦的事就是孤独地坐在一棵家乡的老树下。<sup>2</sup>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感受的和谐共鸣之中加入了来自透过枝条间的雾霭、阳光光线或者月亮清辉的情景。这一切来自大量洞察入微的分析，也不要忘记接触树木、带来光和寂静之感的雪；它们同样会令人产生惊愕的感觉。

落叶，仅仅是落叶本身，就能创造一系列情感，我们以后还会回到这个话题里。11月底回到巴黎，本人作为《探索》的讲述者，“对落叶真正入迷，甚至到了不能入眠的地步”<sup>3</sup>；一个月以来，我房门紧闭，这让我有了观看的愿望。我最终实现了一种成为需要的东西。一个早晨，天气晴好，我走过布洛涅森林，以便欣赏被光线穿越的树叶，“那美的极致”。

一旦迅速用笔勾勒出这个背景，就一定要画出由树木的出现勾起的强烈的、即时的感情，让我们开始以平常的和共同的经验描绘这幅激情的准确画面，内容就是描绘树木。

---

1 William Gilpin, *Le Paysage de la forêt*, op. cit., p. 33.

2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Études de la nature*, Saint-Étienne,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Saint-Étienne, 2007, p. 409 sq et 85.

3 Marcel Proust,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t. I, : «Du côté de chez Swann», Paris, Gallimard, coll.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54, p. 422.

# 目 录

|     |                    |
|-----|--------------------|
| 1   | 引 言                |
| 1   | 第一章 在树上书写          |
| 13  | 第二章 “流逝年代的古老见证”    |
| 23  | 第三章 大地与天空间的过渡者     |
| 41  | 第四章 与树之神圣性相连的激情    |
| 73  | 第五章 树：从担忧到惊恐       |
| 93  | 第六章 神奇、梦幻、令人难以置信的树 |
| 103 | 第七章 树之魂            |
| 113 | 第八章 树：类比与个性化       |
| 133 | 第九章 树的感觉与人类移情      |
| 147 | 第十章 道德的树           |
| 153 | 第十一章 树作为对话者、密友和良师  |
| 185 | 第十二章 树与遥远记忆        |
| 193 | 第十三章 树与情色幻想        |
| 227 | 第十四章 树荫下的习俗汇编      |
| 269 | 致 谢                |
| 271 | 重要人物译名表            |
| 277 | 人名译名表              |

## 第一章

# 在树上书写

树身上承载着书写。我们将会看到，它的痛苦、它怒放的形态都写入了它的存在。此外，它自然而然地作为载体出现，可以在其上嵌入、刻写、具体化和展示信息。割开树皮，尤其是最幼嫩的树皮，切下一块来，等待写下似乎与文字诞生连在一起的武功歌。古人，比如安德莱·科沃尔（Andrée Corvol），割下菩提树的硬皮和韧皮，得到柔韧的纤维，再切成细条。他们在这些细条上书写，再绑回树上。辽阔北方的桦树、菩提树因此被用于占卜；韧皮同时还被用于读出命运、收集心愿，还有“当心愿得到满足时，写下感谢”<sup>1</sup>。

普鲁塔克（Plutarque）曾记录过，写在一棵树的树皮上的文字救了刚出生的皮洛士

---

1 Andrée Corvol, *Éloge des arbres*, Robert Laffont, 2004, p.193.

(Pyrrus) 的命。小皮洛士被追杀逃亡，河流阻住了他们到达可以避难的迈加拉 (Megare) 的路。他的侍从想到剥下橡树皮，在上面书写求救内容，然后包在有分量的石头上，成功扔到了河对岸。<sup>1</sup>“在新鲜的树皮上，”老普林尼写道，“那些先锋用力写下给首领的文字，直到汁液四溢。”<sup>2</sup>

曾有很多出色的研究致力于树与书的联系。在拉丁语中，**韧皮** (liber) 同时也指介于树身和树皮之间的薄膜，还可以指书。罗贝尔·杜马斯 (Robert Dumas) 指出，在西方，这些词汇几千年来与人类思想的基础表现之一紧密相连，这就解释了德语 buch、英语 book、法语 bouquin 这些词。<sup>3</sup>

干燥的韧皮提供了书写的表面。后来，是树提供了纸浆；还是这位罗贝尔·杜马斯保证：“从韧皮到纸张，我们从未离开过树。”<sup>4</sup> 树叶的利用又加强了这种结合。在神圣的棕榈树叶上，女预言者写下神谕；自然地，指称树叶的词后来指称写了字的书页。

莎拉·凯 (Sarah Kay) 注意到，中世纪书的构造如同一棵树，会不断添加分枝。比如，在 13 世纪末浩瀚的百科全书——马弗雷·埃芒戈德 (Matfre Ermengaud) 的《爱的日课经》中，对爱情之树的描写，同时构成整本书以及世界地图的布局原则。这部著作的手稿体现了完美的树的画面。<sup>5</sup> 根据同一逻辑，我们更可以把中世纪的小说看成园丁

---

1 Plutarque, *La Vie des hommes illustres*, Paris, Gallimard; coll.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t. I, 1951, «Pyrrhus», p.867.

2 Pline l'Ancien, *Histoire naturelle*, op.cit., livre XVI, p.33.

3 Robert Dumas, *Traité de l'arbre. Essai d'une philosophie occidentale*, Arles, Actes Sud, 2002, p.48-49.

4 Ibid., p.49.

5 Cf. Sarah Kay, «L'art et la greffe dans le *Breviari d'amor* de Marfre Ermengaud», in Valérie Fasseur, Danièle James-Raoul et Jean-René Valette (dir.), *L'Arbre au Moyen Âge*, Paris, PUPS, 2010, p.170-171.

的果实，比起智慧的建筑师的作品来，它更像嫁接的灵巧艺术。<sup>1</sup>

中世纪，“植物的图案充斥着孩子学习阅读的读物”。一个特殊的关联把字母和树联系起来。中世纪的字母表采用了哥特式木器的形状。桦木板、松木板和柏木板用于识字读本。更充分地讲，树木是知识和智慧的象征；那么，树出现在孩子们的教育中就是合乎逻辑的。代表树的字母 A 就是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

发端阶段的印刷业，也与树木有关。据阿德里安·尤尼乌斯（Adrien de Jonghe）所言，1420 年，洛朗·让·德哈莱姆（Laurent Jean de Harlem）“在近城的树林里散步时，开始把桦树皮修剪成字母的形状，然后以此一个接一个在纸上描画，做成有几行内容的模板，成为他启蒙孩子的工具”<sup>2</sup>。

自古代起，刻下某个事件的回忆或是集体决断的意愿促使人们把战利品悬挂在城中心最高的树枝上。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则描述了在 17 世纪的英国，树对家庭记忆的证明和维系起到的重要作用。树充当着家庭纪念碑和个人记忆守护者的角色。<sup>3</sup> 那些树皮上的涂鸦和植物一起生长，明显适合承担保存记忆的功能。

再后来，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根据亨利·戴维·梭罗的陈述，19 世纪中叶，缅因州森林中的印第安人在树身刻下构成家庭图腾的动物图案——比如熊。

树成为黑暗书写的载体，被指定保存匿名者的信息。夜晚，在上面张贴或是刻写呼吁反抗的号召是 19 世纪通常的做法。1848 年 6 月，

---

1 Francis Gingras, «De branche en branche : aux racines des coups romanesques», in *L'Arbre au Moyen Âge*, op.cit.

2 Danièle Alexandre-Bidon, «L'arbre à alphabet», *Cahier du Léopard d'or*, n°2, *L'Arbre. Histoire naturelle et symbolique de l'arbre, du bois et du fruits au Moyen Âge*, 1993, p.133.

3 Ibid., p.134.

克勒斯的居民就是这样，发动了反抗四十五生丁附加税的运动，最后导致流血冲突。<sup>1</sup>

简单点儿说，在树皮上书写满足了传播信息、确定方向的愿望。前面已经提到，这种书写方式在缅因州的森林里使用过，1846年、1853年和1857年，亨利·戴维·梭罗跑遍了那里。树不仅能确定方向，还能找回迷失者。20世纪，童子军和其他年轻人在“二战”前夕热衷的陷阱游戏，就像后来，无论骑马还是步行，长途行军路途中的路标都是刻在树皮上的“符号”；确实，是在图画帮助下的信号，因为涂画树身远比刻写迅速得多。树身的标记给予了无限量信息的可能性。在瓦特雷（Watelet）\*18世纪末的花园里，古老的杨树树身上刻着历次水患达到的水位高度。

树身的书写通常与所有权联系在一起。小普林尼\*曾说，罗马的物主喜欢把自己领地的植物修剪成姓氏的首字母。对刚长出的小树的所有权，和对砍倒的树的所有权一样，通常都是通过在树身上书写声明的。在现代无处不在的森林开发过程中，同样是以这种方式来表明所有权或者指明要砍伐的树。那些要做成浮排树也是一样。

某些情况下，在树身上做记号意味着殖民者对领土的占有权。亚历山大·德·洪堡曾言，15世纪，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的航海者习惯在猴面包树上刻自己的名字，这种文字，经常意味着以国家名义对领土的占有。<sup>2</sup> 18世纪，旅行家、植物学家米歇尔·亚当森（Michel Adamson）注意到，若干世纪前某些荷兰和法国航海家曾在树身刻下名字，足有16厘米大。<sup>3</sup>

---

1 Keith Thomas, *Dans le jardin de la nature*, Paris, Gallimard (éd. originale 1983), 1985, p.283-286.

2 Alain Corbin, *Archaïsme et modernité en Limousin*, Paris, Marcel Rivière, 1975, et Limoges, PULIM, 2000, t. II, p. 505.

3 Alexandre de Humboldt, *Tableaux de la nature*, 1808 (traduction 1874), p.448.

所有这些混乱的行为，用我们的话说，与树作为宗教警句和道德箴言的载体相比，明显是次要的。在《阿斯特蕾》中，刻树的行为无处不在，这部作品对17世纪类似行为的影响极为强烈。几十年过去后，塞维涅夫人依恋那些刻有格言的树，有时候，它们在彼此交谈。她愉快地拜访它们，尤其是，她还悄悄告诉女儿，岩石城堡和附近树上刻的字有助于冥想，容易让人回想起青春的幸福记忆。她写道：“对于我们的格言来说，它们根本不是无形的；我经常拜访它们。它们甚至在长大，两棵相邻的树有时会说相反的话……‘什么都不做是最好的。’（bella cosa far niente）一棵树说。另一棵回答：‘爱情仇恨懒惰者。’（amor odit inertes，奥维德）”<sup>1</sup>

18世纪，在树干上刻写或者张贴道德箴言的行为扩展开来；以至一个参观者漫步浪漫主义花园的过程中，有时会读到完整的道德课程；每句箴言都召唤一种职责或者伟大的感情。索菲·勒梅纳艾兹（Sophie Le Ménahèze）写道：“每棵树上都记载着源自人类初年天真的或者由所有权者口授的情感格言。”<sup>2</sup> 尤其阐明了静止的哲学。这些德行的花园，带着神圣的烙印，成为朝圣的目标。18世纪末，道德的参照与空想、虔敬和沉思结合在一起。它和激情的调色板相配，这些激情来自多种多样的植物。

瓦特雷仔细分析和详解花园中的格言引发的情感。在致读者的文章中，他传布“精挑细选的短暂铭文和片段，镌刻在树干上，造成整个花园都具有灵性的印象，就是说，一种甜蜜的忧伤、一种愉快的心不在焉，其中混合了高贵和高尚的情感，在那里道德支撑着诗

---

1 Alexandre de Humboldt, *Tableaux de la nature*, 1808 (traduction 1874), p. 449.

2 Mme de Sévigné, *Correspondance*, Paris, Gallimard, coll.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74, p.138, 121.

意”<sup>1</sup>。瓦特雷在一丛古树的上端写下关于家庭的内容，一种简单幸福的颂歌：

古老的杨树啊，我们家园的荣耀，  
莫羡慕那些骄傲的雪松。  
它们的宿命是装饰那些伪智者的墙裙，  
您的使命是为幸福的庇护所遮荫。<sup>2</sup>

他的书房以树为支持，就像用树枝搭建的小屋。“书房的两边，枝条伸过来，好让人们品读树皮上的文字。”其中一段邀人感受“平和树荫下”的“神秘魅惑”，（它）鼓动不幸者在这里寻找安宁，幸运者在这里得到更多。另一段以更深刻的语调，邀人们把生命贡献给研究、“友谊和生命”。在这个花园里，同样有“诗意的树”<sup>3</sup>。

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写在树身上的名言警句大大丰富。但与之前相比，非常明显的是，谈的是激情和个人情感。为了更好地抓住问题，需要做个回顾。

榉树的树皮光滑、柔软、平整，自古以来就因为能方便刻写爱的激情而著名。古代的牧歌和哀歌使得在公众场所的柔嫩的树上刻写爱情诗句成为约定俗成。在维吉尔的《田园诗》第五卷中，梅纳尔克（Ménalque）建议莫普斯（Mopse）在榆树间的草地上席地而坐。“不，”对方回答，“我更愿意歌唱有一天我写在树上的诗句，一遍又

---

1 Sophie Le Ménahéze, *L'Invention du jardin romantique en France 1761-1808*, Spiralinthe, 2001, p.380.

2 Claude Henry Watelet, *Essai sur les jardins*, éd. Gérard Montfort, s.d., p.46.

3 Ibid., p.59.

一遍。”<sup>1</sup> 加卢斯 (Gallus) 被树荫抚慰，大声说最好走进树林，在那里“感受痛苦，在柔嫩的树上刻下我的爱情诗句：它会长大，您也会像它一样，我的爱”<sup>2</sup>。

在现代来临前夕，阿里奥斯托的《愤怒的罗朗》和塔索 (Le Tassi) 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刷新了树木这块爱情文字——已经成为浪漫的老套——的激情书写板，就像是为了同时证明田园文学的出现。在《愤怒的罗朗》第十九节中，树的书写在叙事中所占比重很大。安吉利卡与美杜尔的乐趣之一，作者写道，“在于用刀或者笔在他们看到的泉水和纯净溪流旁的每棵树上刻下名字”。<sup>3</sup>“安吉利卡与美杜尔的名字以千百种方式交缠在一起”，覆盖了庇护他们爱情的窝棚的四壁。<sup>4</sup>

当罗朗遭到爱情的背叛，发现了“荫庇这片河岸……的大部分树木上刻写的字”，他便认出他的女神 (安吉利卡) 之手。“他看到安吉利卡与美杜尔的名字圈在一起，出现在百多个地方。这两个名字的每个字母就像他被爱神射穿的窟窿，撕碎了他的心。”<sup>5</sup> 他希望这些涂鸦根本不是出自安吉利卡之手，但很快罗朗就屈服于事实：“我认识这些字，我看到过太多一样的笔迹！”<sup>6</sup> 被美丽的安吉利卡与美杜尔遗弃的地方，树身上 (当然还有墙上) 涂满了爱情的文字。罗朗狂躁而令人心碎的痛苦，引发了他的狂怒。这种狂怒首先表现为把百岁老树连根拔起，然后凿掉所有写着情感文字的部分。

在 16 世纪的法国，龙萨曾沉迷于植物表达的情感游戏。把爱人

---

1 Claude Henry Watelet, *Essai sur les jardins*, éd. Gérard Montfort, s.d., p.61, 65.

2 Virgile, *Bucoliques. Géorgiques*, éd. Bilingue, Paris, Gallimard, coll. «Folio classique», 1997. Trad. Paul Valéry, «Cinquième Bucoliques», p. 87.

3 Ibid., «Dixième bucolique», p. 129.

4 L'Arioste, *Roland furieux*, Paris, Gallimard, coll. «Folio classique», 2003, t. 1, p.411.

5 Ibid., p.412.

6 Ibid., p.505.